禹貢匯疏

禹貢滙疏卷一

吳興茅瑞徵纂并箋　男 紹京 紹武

夏書

〔疏〕治水是堯末時事禹得王天下以是功故以爲夏書之首　金氏曰禹貢敘水土在唐虞之際禹謨序功謨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于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于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箋〕周語曰禹賜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

物也及有天下遂以爲號夫子序書首繫禹貢於
夏益大禹之功云

禹貢

(傳)禹制九州貢法 (疏)賦者自上稅下之名謂治
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
之稱謂以土地生物獻其所有謂之厥貢此不言
賦而云貢者取下供上之義貢賦之法其來久矣
治水之後更復改新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
爲貢也 張九成曰此書所紀衆矣而謂之禹貢

其間言篚賦亦詳矣乃不畧及之何哉曰此史官名書之深意也其意以昔者洪水茫茫九州不辨民皆昏墊今一旦平定四海使民安居樂土自然懐報上之心以其土地所有獻於上若人子具甘旨溫凊之奉於慈親焉此民喜悅之心也名篇之意其在玆乎不及賦篚以言名雖曰賦篚亦非强爲科率使民不聊生也其喜悅願輸若貢物然此所以總名之曰貢也　王氏炎曰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于天子挈

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林氏曰禹貢實典之體貢乃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篚皆在其中　劉子玄曰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

〔箋〕按史記稱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會稽會稽者會計也禹於貢賦終始煩經畫矣此篇序禹制貢而於治水爲詳蓋水土平而後貢賦可定府事修治禹功於是稱大朱程珌曰禹貢謂之夏書以夏史官所錄耳　丘氏濬曰禹未治水之前地猶未平物之生者未繁田之闢者未盡至是水

上既平始可以任土作貢分田定稅禹成功後條九州所有以爲定法孔子刪書特載於夏書之首以示法天下俾後世有土有民者取民之制視此爲準焉凡外此別爲名目如後世進奉和買勸借之類皆非經常之制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刊漢書作栞

傳洪水汎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 疏 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 周公

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　吳枋曰黃帝時畫野分州八家爲井井一爲鄰鄰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十爲州　杜佑曰九州本制起於顓頊辨其疆界始於禹貢　周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爲九州　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覇九州其來久矣洪水湮沒禹治水復分別之舜即位分爲十二州分冀東爲幷東北爲幽分靑之東北爲營至商又但言九圍九有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靑梁其商制歟周

禮職方氏有幽幷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周以徐梁二州合之於雍青分冀州地以為幽幷吳萊曰堯遭洪水使禹平治州分為九及舜攝位冀分為三青分為二至禹而後合堯之舊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禹登位還置九州馬端臨曰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為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眾多所統眾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

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夸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揚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兖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兾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兖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雜不復可考矣　林氏曰記曰鯀障洪水而殛死洪範曰鯀湮洪水失五行相勝之序土能治水故鯀執此以爲治水之法共施功也惟務以土而湮之障之以與水爭勢

於隄防之間適以激其怒而增其勢若禹治水則
不然謂水性潤下惟行其所無事則水得其性矣
故敷土而散之順其自然此其所以有成功也
（疏）於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
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山而登
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
功焉（蘇傳）山行多迷刊木以表之且以通道史
記云山行表木
（傳）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疏）禮

定器於地通名爲鎮五岳謂嵩岱衡華恒四瀆謂
江河淮濟定其祀禮所視王制云五岳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　石氏云山川有主名
而或自山導或自川導水可得而治矣高山大川
如荆岐江漢是也治水者不逆其性惟形勢之順
而已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高且大者爲主高
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則其餘可以類求　墨
子曰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九州也名山三百
支山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槖相而耜雜天下

之川山海經曰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酉陽雜俎曰名山三百六十福地七十二皆爲天地之齊周書曰禹渫七十川　釋名曰川者穿地而流也蔡邕月令章句曰衆流注海曰川　張華博物志曰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　酈道元水經注曰凡水出於地溝流於大水及於海者命曰川水也　唐六典云江河自西極達于東溟中國之大川也其餘百三十有五是爲中川桑欽水經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七江河在焉其千二百五十有二水斯爲小川酈善長注水經引其支流一千二百五十三　考工記云凡天下之地埶

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塗焉　陳氏

經曰定高山大川爲表識乃疆理大規模　羅苹

曰廣谷大川風俗之所以分故推其高大者先正

之然後九州可別如大山定而山之西爲兖大河

定而河之南爲豫此分畫之要也　鄭樵曰州縣

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

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兖州可移而濟河之兖州

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故

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

（箋）禹嘗曰予荒度土功而自敘治水大本領不越隨山刋木及决九川等語此云敷土隨刋即禹平日意中語也奠高山大川葢所謂主名山川者大畧神禹治水只是從高處着眼從低處下手舜肇州封濬亦於此種學問煞有理會　通節順敘不宜分作三項旣有分土即有此高山大川爲之襟帶至懷山襄陵震蕩不寧高卑且易位矣得禹相度疏導高高下下而山高水深各還其故即此是奠不必别煩位置也奠山川方結敷土之局其施

功却從隨刑來　史敘禹治水先言敷土土分則
水自瀉亦消長之勢也奠高山大川而山澤定位
是爲分土刑木者法金克木而隨山時益烈山澤
又以火制水此處便見禹善用五行　胡氏賛曰
此是一部總禹貢洪水方割譬如人身處處腫滿
敷土隨山是診脉法急則治標先從下流瀉水如
所謂决九川涯海而後上流漸可施功平土原爲
制貢事平之後每州須有冊籍而以成功各冠其
前所謂典則也非一州治更治一州而山川犏遍

何緣見其脉絡故全舉山川自爲首尾以終奠高山大川之意水者山之液導山也以導川非截然兩事而又總之以九州攸同因以定貢賦而終命篇之意錫土之後繼以祗德歸于本原而又分爲五服總爲四海以終敷土之意堯授時胸中有一幅全天文禹敷土胸中有一幅全地理　楊愼曰禹貢奠高山大川其九州之名以地名州而不以州分地盖荆衡萬古不徙之山而河濟者萬古不泯之水也以故荆兗之名得附河濟荆衡而不㓕萬世而下求禹貢九州之域

者皆可得而考也　問禹貢山川多與今不合何也李夢陽曰自河之入淮也彼滎澤孟諸芒碭諸陂今皆耕牧地耳流謙變盈滄海而桑田古今能合哉

程珌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史官之辭也若夫自冀州既載壺口以至訖于四海皆禹自述經行天下與夫用功先後山川主名草木之生遂土色之黑白田賦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纖悉登載奏之於堯藏之史

官史官畧加删潤以成萬世之信書　朱子曰禹貢一書記地理治水曲折意當時事畢總作此書故自冀州王都始禹自言予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决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

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
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葢
河患惟兖爲甚兖州是河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
地所以潰決常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
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葢皆自下
流疏殺其勢耳若鯀只是築湮之所以九載而功
弗成也　歐陽修曰鯀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
範五行之書知水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
下而水患乃息　蘇氏軾曰禹之行水庖丁之提

刀避衆礙而散其智者也

冀州

傳 堯所都也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

疏 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兖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冀二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兖州在其東故曰東河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馬鄭皆云冀州不書

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詩譜唐地堯禹
所都域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
魏地舜禹所都域在古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
南枕河曲北涉汾水　左傳疏曰堯治平陽舜治
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
　朱子曰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州蒲坂山之
盡頭堯舜所都也其地磽瘠人民朴陋儉嗇惟堯
舜能都之又曰冀都正是天地中間好風水山脉
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

流入于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于海
前面一條黄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
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于左
是爲龍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
又爲第三四重案　鄭樵曰堯始封于唐（今定州唐縣）
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天地設險之大者莫如
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
依大江以爲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
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黄帝堯

舜禹之都於今皆爲河北在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幽薊冀都皆爲河南地

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李巡云其氣清厥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　釋名曰冀州亦取地以爲名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亂則冀治弱則冀彊荒則冀豐　春秋說題辭曰州之爲言殊也合同類異其界也　風俗通曰州疇也州有長使之相周足也

周禮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其利松栢其民五男三女其畜宜牛羊其穀宜黍稷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在廣寧衛西)其澤藪曰貕養(在長廣)其川河泲其浸菑時其利魚鹽其民一男三女其畜宜四擾(馬牛羊豕)其穀宜三種(黍稷稻)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在介休)其川虖池(水出鴈門)嘔夷(今名唐河)其浸淶易其利布帛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五擾(馬牛羊犬豕)其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杜佑曰舜以冀

州南北濶狹分衛水爲并州燕以北爲幽州其在天官昴畢則趙之分野尾箕則燕之分野兼得秦魏衛之交秦置郡爲鉅鹿邯鄲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河東上黨太原代郡鴈門雲中及三川郡之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冀州幽州并州後漢魏並因之通考曰以地在兩谷間故爲并州亦曰在衛水常山之間幽州因幽都山以爲名占涿鹿也

漢地理志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周成王封弟叔虞唐有晉水及叔虞子燮爲晉侯云魏亦姬姓在晉之南河曲至獻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萬晉至文公始有河內河內本殷

舊都周分爲三國詩風邶鄘衛國是也衛爲狄所

滅更屬于晉後韓魏趙自立是爲三晉趙地北有

信都眞定常山中山又得涿郡之高陽鄚州鄉東

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又得勃海郡之東平舒中

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

內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上黨本

韓之别郡自趙徙都邯鄲北通燕涿南有鄭衛漳

河之間一都會也燕地東有漁陽右北平遼西遼

東西有上谷代郡鴈門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燕分也樂浪玄菟亦宜屬焉燕薊南通齊趙勃碣之間一都會也上谷至遼東數被胡寇有漁鹽棗栗之饒太康地記云三晉即并冀二州徐堅曰三家分晉自蒲州界河東至懷州屬魏自澤潞而南至衛州爲太原府已北屬趙

後漢郡國志冀州刺史部郡國九魏郡鉅鹿常山中山安平河間淸河趙國勃海并州刺史部郡九上黨太原上郡西河五原雲中定襄鴈門朔方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涿郡廣陽

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玄菟樂浪遼東屬國兩河內河東二郡爲司隸校尉部　馬端臨曰冀州漢時爲郡國二十四郡則恒山魏郡鉅鹿河內太原涿上黨河東西河鴈門代雲中定襄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國則趙眞定河間廣平中山信都廣陽

唐地理志河東道古冀州域河中府即蒲州絳晉慈隰石太原府即并州汾忻潞澤沁遼即儀州爲實沈分代雲朔蔚武新嵐憲本樓煩監嵐州領之爲大梁分府二州十九以河東採訪使治蒲州河北道古幽冀

二州境孟以河南府之河陽河清濟源溫入河陽三城使又以汜水益之爲州懷澶析魏州置衛及魏博相之南境爲鄴昔分邢洺惠本磁州以相洺析置貝冀深趙鎮即常山郡定及魏博相之北境爲大梁分滄景析滄州置德爲玄枵分瀛莫幽易涿析幽州置平嬀檀薊營安東上都護府爲析木津分州二十九都護府一以河北採訪使治魏州初學記曰河東道即并潞兩州地西南距河北盡朔垂以黃營等三州及兗州北界今並爲河北道南距河東至海北盡幽營杜佑曰唐分置十五部河東道領河東蒲絳郡絳平陽晉高平澤上黨潞樂平儀陽城沁太寧隰文城

慈西河汾太原幷昌化石樓煩嵐雁門代定襄忻安邊蔚馬邑朔雲中雲等郡河北道領河內懷汲郡衛鄴郡相廣平洺鉅鹿邢信都冀趙郡趙常山恒博陵定河間瀛文安莫饒陽深上谷易范陽幽順義順歸德燕媯川媯漁陽薊密雲檀北平平柳城營兼分入都畿河內郡關內道單于

〔宋史〕冀州升為安武軍節度而古冀州境則河北東路府一河間州四冀莫雄霸軍三乾寧信安保定河北西路府四眞定中山本定州信德本邢州慶源本趙州州八相

懷衛洺深磁祁保軍四安肅永寧廣信順安河東路府三太原隆德本路州平陽州一絳澤代忻汾遼憲嵐石隰慈寧八慶祚威勝平定岢嵐寧化火山本嵐州地保德亦嵐州地晉寧陝西路府一河中州一解軍一慶成及金人以燕京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宣和四年增置燕山府路

班固配十二次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於辰在酉趙之分野屬冀州費直周易分野起婁十度蔡邕月令章句起胃一度

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於辰在寅燕

之分野屬幽州費直起尾九度蔡邕起尾四度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娵訾於辰在亥衛之分野屬并州費直起危十四度蔡邕起危十度陳卓京房張衡並云昴畢趙冀州尾箕燕幽州營室東壁衛并州　春秋元命包曰昴畢間爲天街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常山箕星散爲幽州分爲燕國營室流爲并州分爲衛國之鎮立爲明山　春秋緯文耀鉤云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底柱冀州屬樞星　〔星經〕玉衡第三星主冀州常以五戌日候之甲戌爲魏郡勃海丙戌爲

安平戊戌爲鉅鹿河間庚戌爲淸河趙國壬戌爲
恒山第八星主幽州常以五寅日候之甲寅爲玄
菟丙寅爲遼東遼西漁陽庚寅爲上谷代郡壬寅
爲廣陽戊寅爲涿郡第九星主并州常以五申日
候之甲申爲五原鴈門丙申爲朔方雲中戊申爲
西河庚申爲太原定襄壬申爲上黨
盧毓論曰唐虞以來冀州乃聖賢之淵藪帝王之
寶地東河以上西河以東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
壤千里天地之所會陰陽之所交所謂神州也

武夷熊氏曰冀州北距長城依山爲塞即北狄之境儼狁匈奴突厥契丹皆居其地有天下者定都建邑長安洛陽之外此亦一都會也

（箋）帝都特舉州名不言所至然形勝挾太行之險三面距河首尾燕晉表裏河山故足領袖諸州而雄視五服矣　考一統志古冀州域在山西省則太原（舜分置并州秦置郡治晉陽）平陽（即堯都以在平水之陽故名）大同（虞屬并州唐雲州）潞安（潞子國即商黎國）汾州五府沁澤遼（東抵河南彰德府界）三州在河南省則彰德（魏鄴都唐相州）衛輝（紂都朝歌地）懷

慶即單懷也三府北直隸則順天眞爲幽州保定河間眞定順德廣平永平舜分冀州東北爲營州即其地商孤竹國七府及延慶保安州幽州北境萬全都司唐武州秦上谷郡地其大名府宋天雄軍則冀兗二州域鄭氏曉曰大名府屬滑縣濬縣開州長垣縣是遼東都司則冀青二州域舜分冀東北爲幽州即今廣寧以西地秦以幽州爲遼西郡

曹學佺曰山西古冀州地禹貢冀州惟西河兗都平陽河正在西故以河爲西河而地曰河之東也山西者太行山之西秦晉兼得而言三家分晉以後秦併吞之則燕秦韓趙魏六國之地皆爲山東

矣　國朝以齊爲山東晉爲山西葢自太行首尻處目之云　楊愼曰九州惟冀無所至者舉八州而界自見亦所以別帝都而大一統也九疇之皇極貢法之公田見于此矣

疏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以水性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冀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兖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兖黿邑

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雍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而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南冀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兗 蘇傳堯河水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兗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亦甚堯都於冀故禹行自冀始次于兗次于青次于徐四州治而河患衰矣雍

豫雖近河以下流既治可以少緩也故次乎揚次乎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

羅泌曰堯之水河患爲甚泲次之淮次之江漢次之濁河所被兾兖重而雍輕泲之所被則徐輕而兖豫重兾兖之流皆自其東北走海而兾又上京故治水之急先於河於是發迹壺口準地之勢自北而南

洪邁曰禹貢敘治水以兾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兖徐接境

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益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容齋一筆云此說得之魏幾道

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兖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於并者益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

則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所使自下而上故由兖至雍也以逺近言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爲逺故關雎鵲巢之詩分爲二南漢廣亦言文王之道被于南國德化所及以逺爲至也始于揚以揚在東南次以荆以荆在正南終於并以并在正北先逺而後近也　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

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箋〕禹貢序九州如今河工告成省直各自分敘一番勞績以及風土糞爲賦役全書先京師而後郡邑循例編次未必遂爲治水之序也至導水導山又合敘相度本末以畧見施功之次第云

既載壺口

〔疏〕漢書地理志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慈州春秋晉州之屈邑禹貢壺口山在焉今吉州大寧縣

水經注曰河水南逕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

山上有穴如輪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淮南子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實謂黄河之巨浸兼孟津之名矣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考一統志壺口孟門二山並在吉州西七十里　朱子曰既者已事之辭載者如有事也聖人做事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於河南方莫大於江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箇大者則小者便易攷

〔箋〕韋昭云載事也孔傳既載連冀州讀云先施貢賦役載於書正義曰冀州堯所都治水先從冀起爲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杜佑云載始也禹理水自此而始亦連冀州讀至蔡傳始連壺口讀云經始壺口以殺河勢蓋本朱氏之說　山西通志曰鯀治水始於冀州與徒役作九仞之城訖無成功始冀州者理其脊也且堯都平陽冀州爲急禹亦始於冀州然必先導碣石九河以達其入海之路下流既疏則上壅自殺是故龍門可鑿伊闕可

排也　王氏樵曰雍冀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乃受河之口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下流之衝此禹冀州于是經始也

治梁及岐

（傳）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

（疏）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經於壺口之下言治者鄭云盖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

（蘇傳）當時河患上及梁

岐禹通砥柱則壺口平而梁岐自治因河而言非以二山爲冀州地也　爾雅曰梁山晉望也郭璞注晉國所望祭　水經曰河水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酈道元注曰昔禹導河積石疏决梁山謂斯處也即經所謂龍門矣呂梁洪其巖層岫複澗曲崖深巨石崇竦壁立千仞河流激盪濤湧波襄若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司馬彪曰在離石縣西今在離石北以東可二百有餘里　山海經曰狐岐之山多青碧勝水出焉而

東北流注于汾水其中多蒼玉　水經注曰汾水南與平陽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者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文水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魏朝舊置六壁於其下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勝水又東合文水東南入于汾水也　陳氏大猷曰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此最用功處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呂梁鑿闢疑就狹處鑿而廣之　呂氏曰孟子謂禹行

其所無事如鑿龍門析砥柱闢伊闕豈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而止乃是行所無事也若避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箋】壺口孟門之東山也梁山龍門之南山也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　梁岐先儒以為雍州山至蔡傳訂為冀州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及考山西通志曰呂梁山在石州東北一百里俗名穀積山與交城接界狐岐山一名薛頡山在汾州孝義縣

西八十里勝水出於其下與蔡傳正合蔡傳梁山在石州離石縣東北岐山在汾州介休縣大抵壺口在冀西南為河之下流梁岐在冀西北為河之上流梁岐壅塞河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先將壺口疏鑿寛廣下流既通則上流水勢自殺梁岐二山始可施功治之以開河道焉二節總重治河不重治山水經注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曰呂梁疑今徐州呂梁洪與汾州岐山不相及矣羅泌曰呂梁者龍門也而彭城之東亦有所謂呂梁蓋猶夷陵陸渾之龍門云王氏樵曰凡山之言治者或水道之衝有疏闢之功也或表山以該水土也言藝者翦

其蓊鬱與民種蓺也傳所謂以啓山林也言旅者祭之以為其川之鎮望記所謂取材出雲為雨者也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岳漢書作嶽

傳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恆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 水北亦曰陽 疏太原即晉陽縣釋地云廣平曰原太岳屬河東郡地理志河東彘縣東有霍太山 彘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永安縣今晉州霍邑 周禮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即此太岳是也山南見日故曰陽 今岳陽縣地堯所都

揚雄冀州箴日岳陽是都　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鄭玄注四鎭云山之重大者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　徐堅日太原府昔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也又爲唐國帝堯爲唐侯所都　詩含神霧云唐地處孟冬之位得常山大岳之風音中羽其地磽确而收其民儉而好蓄此唐堯之所處　山海經曰管涔之山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河　水經日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東

南過晉陽縣東晉水從縣東南流注之又南過平陶縣東文水從西來流注之又南入河東界過永安縣西歷唐城又南過平陽縣東堯舜並都之又南過臨汾縣東又西至汾陰縣北西注于河鄭樵曰汾陽今太原治陽曲也汾水出忻州歷太原汾晉絳蒲五州入河班云汾水西南行千三百四十里今太原府有汾河晉地記云陽曲本漢縣黃河千里一曲此當其陽故云 曾氏曰經始治之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脩記曰禹能修鯀之功餘州以冀例之 朱子曰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覲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

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箋）河入海汾入河二水原相屬禹自壺口至太岳治河即以治汾但岳陽向爲堯都鯀極意崇防頗有遺蹟可因而壺口梁岐則禹創爲疏鑿耳總之治冀州水以河爲主　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亦大費經營只因不得要領防遏無益至禹相度源委先疏下流以殺河勢便得大頭腦河流旣定太原一帶只脩鯀舊蹟自可奏功此神禹化工手段也并鯀蹟不朽矣　旣載旣脩凡旣字皆據成功

言工力創造曰治治緒曰修道里附近曰及總括曰至皆書法也　王氏樵曰河北有縣隄盡縣之治河也障之所以害愈甚而功不成若太原岳陽諸處非無可因之功故禹因而脩之河漕通考八開州有縣隄衛州有古伯禹隄博州亦有縣隄又名禹隄歷代築之以禦河患通謂金隄考括地志金隄一名千里隄在白馬縣東五里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顏師古注在東郡白馬津九域志大名府有金隄又漢順帝陽嘉中自汴河口以東緣河積石為堰通淮曰金堤也　直隷名勝志曰汾河其源有二一出天池一出林溪山隋煬帝避暑之地經支鍋石村合流至古襄陽城又至

縣城西南以入樓煩故交城陽曲太原之境經河
津滎河諸縣注入黃河水經注云桑乾河水潛承
汾陽縣北燕山之天池俗名祁連泊即管涔山谷
也

覃懷厎績至於衡漳漢書作章

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
橫漳

疏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覃懷
共爲一地衡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
在懷北五百餘里志又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

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　曾氏曰覃懷平地在孟津之東大行之西淶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水經注沮馬河即淶水也出代郡廣昌縣淶山洪水出林慮山又山海經沮洳之山濝水出焉東至淇縣南流入河謂之淇水口　金氏曰太行為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險至太行山盡地始平曠田皆腴美俗稱小江南古覃懷也今懷慶府　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濁漳東流注于河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清

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　水經曰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一云出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武安縣清水自涉縣東南來注之所謂交漳口又東過鄴縣西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至武安縣入于濁漳鄭樵云東北過磁州武安與濁漳合　沈括曰水以漳名者清濁相蹂爲漳章者文也別也謂兩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別也清漳濁漳合於上黨色如螮蝀數十里方溷如圭璋之合詩云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圭體之半也合之則成圭　曾氏曰河自

太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 馬端臨曰漳水橫流入河在今廣平郡西北肥鄉縣界易氏曰洺州洺水縣本漢斥漳縣地屬廣平國有衡漳故瀆俗名阿難渠 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時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 水經曰濁漳水東北過潞縣北注云縣故赤翟潞子國闞駰曰有潞水爲冀州浸即漳水也世亦謂濁漳爲潞水 考山西通志濁漳水經屯留至潞城西交漳村與絳水合流名漳水至襄垣西南合沁州所出漳河又至縣東北合武鄉漳河西流經黎城縣西南入河南林縣地界與清漳水合潞水在潞城縣東微子城發源西流合濁

漳則漳與潞非一水明矣楊愼曰有東潞西潞東潞今潞河驛西潞山西之上黨

〈箋〉覃懷衡漳從土說到水上恒衛大陸從水說到土上總見水治而邊水之土無不平治也　底績以平地致功爲難禹貢三言之其功較他處固應倍矣衡漳單說濁漳蒙底績之文葢指其旁地言

鯀以績用弗成致殛禹以所至底績受禪帝世考績黜陟之法并見于此　河南通志曰漳河源有二一出山西潞州長子縣發鳩山名濁漳一出山西平定州樂平縣少山名清漳俱東至林縣合

流經安陽磁州臨漳館陶界入衛河一統志云衛河在館陶縣西二里漢名屯氏河隋疏爲永濟渠亦曰御河源自河南衛輝府輝縣東北流至臨清與會通河合流入海隋煬帝征高麗御樓船過此故名御河見館陶縣志

厥土惟白壤

傳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疏九章算術穿地四爲壤五壤爲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名說文壤軟土也顏氏曰柔土曰壤周禮大司空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制其畿疆而溝封之以土

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五地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以土宜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五地之物九等即九等之賦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職以令地貢以斂財賦鄭氏注以萬物自生則言土土猶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蓺則言壤壤和緩貌　釋名曰壤瀼也肥濡意也　博物志曰五土所宜黃白宜種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得其宜則利百倍　鄭玄曰分别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丘陵阪險宜種棗栗　劉向曰山川汙澤陵

陸丘阜五土之宜聖王就其勢因其便不失其性高者黍中者稷下者秔蒲葦菅蒯之用不乏麻麥黍粱亦不盡　淮南子曰東方地宜麥南方地宜稻西方地宜黍北方地宜菽中央地宜禾　管子曰九州之土爲九十物羣土之長是唯五粟粟土之次曰五沃沃土之次曰五位位土之次曰五㥛㥛土之次曰五壤壤土之次曰五浮凡上土三十物　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雜草而灰之以糞田）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絳色）用羊墳

壤用麋渴澤故水處用鹿鹹潟用貆尺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檗用蕡燒麻為灰輕爂浮用犬並焚其骨為灰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

箋九州言厥土而總結以庶土庶土則凡土皆在其中禹貢未嘗有穀土之說也桑土則於兗州特指言之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傳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

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先賦後田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疏】賦者税歛之名往者洪水爲災九州賦税葢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鄭玄云此州入穀不貢是也此時税俱什一而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强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三爲人功脩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是據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

爲雜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
錯豫州言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
上中此九等計大率所得非上料定也冀州自出
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等
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上言敷土此言厥田者鄭
玄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
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也餘州先田後賦此
州先賦後田當爲田賦以收穫爲差田以肥瘠爲
等若田在賦上則賦宜從田田美則宜賦重無以

見人功脩否故令賦先於田也以見賦由人功餘州皆令賦在田下欲見賦從田出　周禮大宰八則五曰賦貢以馭其用　魏了翁曰賦有分須之意以井地所出獻于王也如禹貢之賦與詩賦政于外左氏悉索敝賦凡三等采地所出之物與兵車之屬盡謂之賦賦是上須其式貢則下以供上賦通人力所出貢止是地所產如土謂之貢土亦謂之充賦皆地所出之人也　朱子曰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一等也

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旣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法亦未嘗不通也

羅泌曰孟子言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貢者自治其田而貢其稅畝五十而以其五貢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畝七十而以其七助而徹則公私合併百畝而取其十畝三代取民雖名不同然取之以什一初不變也夏

商周之授田其數不同者禹時沉菑未遠九州之
土固有見而未作作而未乂者人功未足以盡地
利而可耕之地尚少故家五十畝而授沿歷商周
人力浸廣疆土益闢是故商七十而周則百皇氏
劉氏乃謂夏之民多故家五十商民稀故七十周
民尤稀故百熊氏則謂夏之政寬故一夫之地稅
其半商政稍急乃稅其七至周煩極故盡稅之而
賈公彥復取六遂上地與夫司徒四等據地之法
爲言謂夏之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餉百畝而

荒百畒則二百畒而稅百畒是五十而貢也商之助法據六遂上地甸百畒者萊五十故百五十畒而稅一百畒是七十而助也若周之徹則據不易之地百畒而盡稅之是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豈理也哉今夫九州之貢賦既有每歲之常矣至於他時歲儉復有錯出之賦因時制變凶年豈有取盈之理惟後世不善用之知取必於每歲之常而無雜出他等之時此

其所以爲獘歟

蘇傳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冀州畿內也田中中而賦上上理不應爾必當時事有相補除者豈以不貢而多賦耶　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　新安陳氏曰場圃等之征載師掌之材木蒲葦等林衡澤虞掌之金錫角魚卵人牧之呂人掌

之他以類推周官九貢致邦國之用用於諸侯王
畿則止於九賦歛財賄亦此意也　臨川吳氏曰
賦之九等以各州歲入總數較其多寡而爲高下
也數之最多者爲上上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
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也地之最腴者爲上上
胡氏曰民力厚薄由田土肥瘠自古當然而禹貢
九州所出之賦乃輕重不同何哉冀州土厚水深
號爲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
都會荆州南夏之名區故冀豫爲羅綺之鄉荆揚

爲魚鹽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區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

神農始造田謂之田祖詩疏　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開爲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于大禹備于周壞于秦也通典　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爲耦廣尺深尺曰甽長終畝一畝三甽漢食貨志　釋名曰田

塡也五稼塡滿其中 觀射父曰天子之田九畡九州之內有畡數也以食兆民 漢書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畮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 鹽鐵論曰古者制田百步爲畝什而藉一漢憐百姓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顧野王云秦孝公以二百三十步爲畝 董仲舒曰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

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加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依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　貢禹以為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于民鄭樵志秦孝公十三年初為賦　林駉曰漢自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算賦口賦者民自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自年十五歲出算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至武帝增口錢之

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爲率是口賦已重於田賦　唐制度田以步其濶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凡民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之制人一頃其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永業凡授田者丁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絁二丈有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觔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其法以人丁爲本自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

更造田畝賣易代宗時始以畝定稅而斂以夏秋至德宗相楊炎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田稅視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唐食貨志

何坦曰租賦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貢其所無今之取民視古什一何啻數倍穀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輸錢焉吏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貢魚鼈川衡不貢材木

馬端臨曰禹貢八州皆有貢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爲王畿之

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
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作貢無
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世苛橫往
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又曰隨田之在民者稅之
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
而不復視其下中始于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
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　蘇轍曰三代之
君開井田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因口之衆寡以
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經界既定仁政自成下

及隋唐風流已遠然其授民田有口分永業皆取之於官其斂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世亂法壞變爲兩稅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田之在民其漸由此貿易之際不可復知貧者急於售田則稅多而田少富者利於避役則稅少而田多僥倖一興稅役皆弊故丁謂之記景德田況之記皇祐皆以均稅爲言矣然嘉祐中薛向孫琳始議方田量步畝審肥瘠以定賦稅之入熙寧中呂惠卿復建手實狀私隱崇告訐

以實貧富之等元豐中李琮追究逃絕均虛數虐
編戶以補失陷之稅此三者皆爲國斂怨所得不
補所失事不旋踵而罷　鄭介夫曰自古天下之
田無不屬官先王使貧富强弱無以相過各有其
田得以自耕故天下無甚富甚貧之民至成周時
其法大備畫地爲井八鳩五規二牧九夫以等其
高下溝洫畎澮川涂畛徑以立其堤防疆井既定
無得侵奪商鞅開阡陌乃有豪强兼并之患然猶
不明說田在民也官不得治而民得自占爲業耳

迄于漢亡兵火之餘人稀土曠當時天下之田旣不在官亦終不在民以爲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爲在民則又無簿籍契券但隨力所能至而耕之元魏行均田稍亦近古唐因而損益之爲法雖善然令民得賣其口分永業始有契約文券日漸一日公田盡變爲私田先王之法由是大壞天下紛紛互相吞倂而井田永不可復矣

（箋）王畿之賦兼貢言故異其文而先于田且不欲示賦額爲諸州殷也然有時而錯亦不盡民力之

意　國家賦額雖定尤以臨期會計爲准如某處災荒量減即於某處派抵此即禹貢所云錯法也

陸樹聲曰禹貢九州言田賦者九曰篚者三曰包者二匭者一曰貢者八而冀州則獨言田賦而不言貢者蓋冀爲天子所都餘八州諸侯分封之國諸侯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爲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于王則虞衡澤虞牧人咠人掌之何貢之爲周官一書紀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

物其次貢祀物以至要服各貢其所出之物而王畿之內則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亦未嘗言貢也　陸深曰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冀即今之山西土瘠天寒生物鮮少葢自古爲然

董穀曰古以百步爲畝以今弓准之一畝當今四分强耳后稷爲田一畝三畎廣尺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古一夫百畝當今四十一畝播種之區一畝三畎通計百畝三十丈濶六十丈長耳　丘氏濬曰案馬端臨言賦稅必視田畝乃

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兩稅以資產為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此時弊非法弊也我 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為等則夏稅秋糧歲有定額惟逐戶編為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法一定而可守近日亦不免稅外徵求矣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史記作為

〔傳〕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疏〕
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滱水衛水
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
地十藪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
阿澤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
氏嫌鉅鹿絕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甯即脩武
今按恒水在真定縣出恒山北谷西南流至真定
府行唐縣衛水在靈壽縣東北十里俗呼雷溝河
見真定府志大陸即吳澤見水經注考史記正義
曰大陸澤在邢州及趙州界一名廣阿澤一名鉅
鹿澤也寰宇記云一名沃洲今俗名葫蘆河趙
武靈王曰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或其訛歟云

水經曰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南過廣昌縣南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注于滱水薛氏曰恒水東入滱水至瀛州高陽縣衛水合滹沱河過信安軍並入易水寰宇記云大茂山在真定縣西南界郎恒山之別名也禹貢恒水所出谷謂之太白山易水出涿郡故安縣西山寬中谷南注濡水流合巨馬水爲北易其出代郡廣昌縣郎山南會渾波俗謂雹河出北新城東合滱水謂之南易詳水經注

釋名曰高平曰陸陸漉也水流漉而去也 杜佑曰大陸澤在今鉅鹿趙郡饒陽郡界蔡傳謂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及其過信洚漢志冀州信都縣有洚水則西山勢斷

㿿然四平此地謂之大陸杜佑李吉甫以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考眞定府志趙州東南一百里曰隆平卽禹貢所云大陸者

〔蘇傳〕水已復故道則大陸之地可耕作

〔箋〕冀州於田賦後更附此條說者以爲成功獨遲固也乃余於此得帝王經晝畿輔之深意益當是時京師無漕輓之仰給而坐擁千里以自贍使地利不盡而野多曠土何以佐經費而賦額又最重寧恐厲民以取盈如覃懷大陸一帶彌望沃野皆堪耕作而洪水初退之餘因之樹藝其收必倍史

臣大書特書以見所在之盡地利而重農力穡以爲天下倡亦以實京師而壯根本非如後世之虛口仰食也觀虞書於禹平水土後申命稷以播時百穀而此處於覃懷大陸一則曰底績再則曰既作不嫌重複其詞意可思已乃詳連衡漳恒衛豈冀州水無大此者蓋大河之旁其地最苦崩嚙橫決而得一二支水疏引穿渠以便溉灌尤於耕作爲易故連及之耳禹不云乎濬畎澮距川此又紀衡漳恒衛之旨也　按衛水出靈壽入滹沱大學

土石瑶滹沱河記曰恒山之陽有鉅川焉曰滹沱
出代郡泰戲山下滙爲三泉流稍延旦衛太行掠
晉冀蜿蜒而東注之海班固叙九河所謂徒駭者
太行以東地下河淤旁無涸壑以泄其怒諸流洶
湧至敗城郭没田廬若是則冀州水無大滹沱矣
經何以舍病而稱恒衛也今恒衛二水郡志頗畧
而衛河源出輝縣之蘇門山會淇漳諸水逰臨漳
分爲二其一北經大名至武邑以入滹沱其一東
流經大名出臨清至直沽會白河入海實即經所

云衛水與郡志稱滹沱南入寧晉會衛河入海又謂滹沱源發于鴈門繁峙東南至靈壽而真定適當其衝併識以俟考　直隸名勝志曰東鹿縣本禹貢大陸地以滹沱水環之故名西漢曰陸成盖麓陸古字通用脩堤記云東鹿治真定之東滹沱河經靈壽平山晉州深州至直沽入海而東鹿間於晉深二州間滹沱之來滋大又曰大陸城在寧晉縣東南十里本漢廣阿縣隋改爲大陸即禹貢地大河所經受滏洣諸水夏潦將漳水滹沱南北

泛溢其澤東西經三十里直接隆平任縣俱百餘里漳滹二水遠徙可以耕種　閻若璩曰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禹之敷土也至於恒衛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管子言恒山之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　秦繼宗曰經文有兩既字傳云成功於田賦之後非與工獨後也或謂田賦定後治恒衛大陸非矣

島夷皮服島漢書作鳥

傳海曲謂之島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馬云

島夷北夷國

疏孔讀鳥爲島島是海中之山海曲有山夷居其上常衣鳥獸之皮爲遭洪水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也王肅云鳥夷東北夷國名

釋名曰海中可居者曰島島到也人所奔到也亦言鳥物所赴如鳥之下也　大戴禮曰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僥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　白虎通曰東方九夷夷者傳狄無禮義後漢書云夷有九種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

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用皮

南地暖故服用卉此第志其服與中國異聖人亦因其俗而不革爾　林氏曰衣皮夷性不必水平乃得服諸夷不責其貢欲効誠亦不拒也如蠙珠織皮之類

〔箋〕冀東北邊夷如今遼東鄰近朝鮮海西地界島中有夷聚居以皮服來貢因俗以示羈縻亦見王者無外之象

夾右碣石入于河

〔傳〕碣石海畔山　〔疏〕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

縣西南（蘇傳）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北入海夾

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

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

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

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

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

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山海經曰碣石之山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河

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可導非禹讀也周定王

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碣周移也　水經注曰大碣石山在驪城縣西南漢武帝嘗登之以望巨海勒石於此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退不動不没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爲碣石也韋昭以爲碣石舊在河口海濱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　通典云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東截遼水而入高麗禹貢右碣石在平州南三十餘里楊慎云卽

河逝海處則高麗中爲左碣石水經注秦蒙恬築長城起自臨洮至于碣石永平府志云碣石山在昌黎西北二十里　朱子曰混同江鉢邀東南流入海其下爲遼海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

（箋）按關鎮志碣石在山海關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轉入遼境金復州南岸即登萊二府界也　國初尚通海運山東一省錢鈔布花由海道給遼今山海城南泊舟遺址猶存而運道久廢不復講矣　唐神龍中滄州刺史姜師度於薊州北漲水爲溝以備契丹奚之入

冦又約舊渠旁海穿漕號平虜渠以避海難　吳

寛曰元之漕由海道而來海舟鉅甚至直沽易以

小舟始達城下　丘氏濬曰國家都燕極北之地

而財賦之入皆自東南況自古皆是轉搬而以鹽

爲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兊支之耗歲

歲常運積糧雖多戍卒日少請尋元人故道別通

海運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

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

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滯塞此不來而

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計也又曰唐杜牧言禹畫九州一曰冀州舜以其分太大離爲幽州其人沈鷙多才力能耐辛苦復產健馬下者日馳百里兵馬之强在昔然矣且其地瀕大海秦始皇起黃腄瑯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是時海運已通杜甫謂漁陽豪俠之地雲帆轉遼海稉稻來東吳則唐時又通東吳之粟于此元盛時漕東南粟于燕歲幾至四百萬石天生鉅海以爲國家餉道不假通渠轉漕者　鄭氏曉曰禹貢貢道皆曰浮于惟冀

州無貢道止書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葢島
與碣石字相聯書知爲海夷貢道又曰碣石有二
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
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真天
造也河旁地淪于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
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即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
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
兗者葢須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兗遠矣若
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

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兗地甚狹又按禹
之治水始于西北壺口岐梁之山遂至太原而南
盡太岳之陽諸山皆列峙于大河之東與雍州隔
境自此而又東則有覃懷之地衡漳之水盡平曠
之區而非山麓之阻大抵與豫州對境若乃恒衛
大陸又皆直在帝都之東境而與兗州接壤矣
考自堯都平陽歴舜禹並在冀方即今山西河東
道所轄　國家定鼎幽燕亦冀州境則近黃帝涿
鹿之阿矣元學士郝經云燕都東控遼碣西連三

晉背負關嶺暱臨河朔南面以臨天下誠爲海內形勝要區乃今日轉漕全仰給東南以會通河爲咽喉萬一運道中梗危證立見先年倂通海運有遮洋一總遺意尚存似宜及時講究以佐緩亟而西北水田向議開墾旋行旋罷終鮮實心任事者若能多方設法耕治彌望田疇不特可漸省轉漕兼得增脩地險以限戎馬之足冈利也　魏太常校曰大地之脉咸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北絡發于崑崙之陰折而東行共背爲

北狄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東夷氣散而弱世爲不侵不叛之臣北狄廣漠萬里龍氣粗頑其性殺伐陰山横亘千餘里固天所以限華夷也控御北番至爲要害南面爲中國其中結爲冀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祖脉若從天降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之以截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薇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北絡極于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緑江會東夷爲其下沙此

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千疊而其前平夷千
有餘里泰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
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而以害于漕河則障
之使南耳　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
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泗
皆拂經是于天時人事無乃有未盡乎　帝都論
云北龍有燕山即今　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於
此故曰燕山其能發跡崑崙之中派綿亘數千里至
丁閬歷瀚海出夷入貊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入

中國爲燕雲北京爲山前曰燕大同爲山後曰雲復東行拔百里起
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關
截黃河前遶鴨綠後纏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
諸島相應近則灤河潮河桑河易河幷諸小水夾
身界限分明桂文襄公謂居山帶海有金湯之固
恭眞定以北至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
山海喜峰古北黃花鎭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
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也又云黃帝都
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蒲坂我

成祖遷都燕京蓋復黃帝堯舜之故都于千八百年之後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於天下唐虞之都以河溢爲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大梁平衍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東魯中幹最尊而已鍾孔聖且今河水穿龍脊非建都之宜他如武昌成都又不足論矣故惟 京師爲上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 丘氏濬曰石晉所賂契丹十六州地幽（今順天）薊瀛莫（今任丘縣）

涿檀今密雲縣順今順義縣七州在山前新今保安州嬀今隆慶州儒今永寧縣武在今朔州西境雲今大同應寰今馬邑縣朔蔚九州在山後合契丹所自取營今昌黎平今永平二州通計之蓋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國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關隘而失之宋承其後遂以白溝河為界今山前山後皆吾中國地山前七州今為畿甸太行西來連岡疊嶂北歷居庸而東極于醫無閭以為內藩籬山後諸州自永寧四海治以西歷雲代重關列戍以為外藩籬苟得人守禦可保無外患惟昌

平以東遵化永平一帶往者有大寧都司興營義
會等衛在山後爲外障其後移入內地京師東北
藩籬單薄異時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嘗觀元人進
金史表曰勁卒擣居庸關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荊
口南搤其吭此古今都燕者防患之明鑑也漢邊
在北咸陽去朔方餘千里唐邊在西長安去吐蕃
亦幾千里今　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
南抵紫荊關近者百里遠者不過三百里所謂居
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者將以

揣中國之吭而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北狄又恐其反揣我之吭而拊吾之背焉又曰漢唐宋皆並建兩京然漢唐皆以長安爲西京洛陽爲東京宋以汴爲東京洛爲西京其地皆接壤惟我　朝跨江南北而各爲一大都會

高皇帝定鼎金陵天下萬世之大利也

文皇帝遷都金臺天下萬世之大勢也蓋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爲四方極用東南之財賦統西

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元泰定中虞集爲翰林直學士進言曰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濵青齊萑葦之場也海潮日至淤爲沃壤請用浙人之法築隄捍水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合其衆分授以地官定其畔以爲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人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察其惰者而易之三年後視其成以地之高下定額以次漸征之五年有積蓄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不廢得以世襲如軍官

之法則東海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
遠寬東南海運以紓疲民丘文莊公曰集此策當
時不行及其末世海運不至謀國者思集言于是
有海口萬戶之設大畧宗之每年得數十萬石以
助國用亦已晚矣嘗聞爲海田者必築隄岸以攔
鹹水之入疏溝渠以導淡水之來今由白河以至
潞渚觀其入海之水最大之處無如直沽然其直
瀉入海灌溉不多請于將盡之地依禹貢逆河法
截斷河流橫開長河一帶收其流而分其水然後

于沮洳盡處築為長隄隨處各為水門以司啓閉
外以截鹹水俾其不得入内以洩淡水俾其不至
漫如此則田可成矣于凡有淡水入海所在皆依
此法行之則沿海數千里無非良田非獨民資其
利而官亦賴其用矣　元順帝時脫脫言京畿近
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餘萬石不
煩海運京師足食於是立分司農司西自西山南
自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官地及原
管各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給鈔五百萬

錢以供工價牛具農器穀種之用又畧倣前學士
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脩築圍堰之人
各千人爲農師　王氏樵曰宋時自雄州東際于
海多積水戎人患之不敢由此路入寇順安軍至
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入
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
洫益樹五穀所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益宋失燕薊
以內地爲邊故恃塘濼以設險亦因以溉田而積
穀今塘濼或不必盡如宋時而所謂因水陸之便

建阡陌濬溝洫以興農而制虜者則歷世不刊之長策也今　京師西山稻田皆引泉以溉灌用江南種法北方但地平廣有水泉可引處皆可種稻周官設稻人掌稼下地蓋爲此

禹貢滙疏卷一　終